

灯火的温度

张晓帆

这座城市被东江一分为二，江南是老城区，江北是新城区。“灯火万家城四畔，星河一道水中央。”这城市的夜景极美。夜里从老城区回学院，经过很多住宅小区，一路上万家灯火。而我，恰恰喜欢这黑夜里的灯火，虽然这景象在家乡时是温馨，而在家乡时是落寞。不管是城市小区的高层，还是城中村的陋巷，抑或是乡下的村落，那一盏盏灯火总是给我安定而温暖的感觉，有灯火就说明有人在坚守着一个家，这让我莫名的激动。

我不仅喜欢看夜晚时的万家灯火，还喜欢猜测每盏灯下的故事。我总是在猜想，那灯下，或许是四世同堂的一家正在享受着天伦；或许是母亲在等着儿女们回来；或许是妻子在等待着丈夫……那灯下演绎的是怎样的故事呢？尽管猜不到开头也猜不出结尾，但我还是一猜再猜。

其实当别的人经过我的灯下时，说不定也和我有一样的想法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向往别人家窗口灯光的温馨，向往别人的生活，但也许那些人也向往着我们的生活呢。

北方的故乡夹在两个山系之间，一条黑水河贯穿其中。两岸的那一片灯火，灿若星辰。在那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时光变得缓慢而又温柔。那灯火是温馨的，是有温度的，而且永远不会熄灭，一辈子都亮在游子的心里。

小时候，大约小学二年级光景吧，正月里，父母带着弟弟去走亲戚，我和姥姥在家里。傍晚时候下起了鹅毛大雪，我和姥姥生起一盆炭火，点着煤油灯，我翻看几本泛黄的小人书，姥姥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缝补衣服。山村人家在寒冷的冬夜睡得都早，我和姥姥因为不习惯父母和弟弟不在家的日子，睡不着。

我家在村尾，地势又高，翻完那几本旧书后，我就坐在窗上看一村灯火，想着谁谁家灯下做些什么。两个小时过后，村里的一盏盏灯先后熄灭，最后只剩下我家这一盏灯了。当老式座钟敲了十点的钟声后，姥姥打着哈欠说“睡吧”。刚想吹灯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姥姥警觉地让我别出声，她端着煤油灯走到门口，询问何人敲门。我也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，支棱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，做着种种猜想，刚刚翻看的小人书里描写的土匪进村的情景立刻在我脑海中闪现，我的心狂跳起来。

只听屋外的人说：“老乡，求你们开开门吧。我们不是坏人，是县城到镇上卖年货的人，下大雪，走不了，车子也熄火了，实在是冷得不行，能不能到你家借个宿？求求你们了，我的孩子们都快冻僵了。”姥姥再三打听他们的情况，门外的人也再三恳求，说整个村子都熄灯了，只有我家亮着灯，他们看到了灯光感到很温暖，就像看到了希望，所以来敲门。姥姥最终打开门放他们进来了。原来是一个老者带着他的两个儿子。灯光下，他们都冻得瑟瑟发抖。姥姥把他们让到热炕头上，端了炭火过来给他们取暖，他们那冻得青紫的脸上露出感激的表情。善良的姥姥给他们每人煮了一碗鸡蛋面，还烧了开水给他们烫脚。灯光下，老者和他的儿子都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尽管父母回来后有些埋怨，说我们警惕性低，万一引狼入室怎么办。但最后还是觉得姥姥做得对。

我始终觉得那夜的灯火是有

温度的，它温暖了那父子三人冻僵的身体，更温暖了他们的心。他们那感激的表情我至今还记得。后来，他们一家特地提着礼品到我家致谢，现在我们两家成了相互往来的老朋友。

成年后，尝遍人世冷暖，曾几次三番在人生的暗夜中挣扎。在人生的低谷，最深的黑暗中，不知有多少次，我在暗夜里凭栏远眺，感受灯火的温度，让一城璀璨的灯火慰藉自己的心灵。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我却用它寻找光明。”

初到赣南时，我住在县城一条偏僻的小巷里，每次下晚班走进那条巷子，我却从来不害怕。因为我知道，在巷子的尽头，有一盏灯始终在等着我。我喜欢数着街灯走路，一盏、两盏、三盏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。看到楼上的灯火，顿觉十分温暖：家里有老公和两个儿子在灯下等我。现在独自在异乡的我，即使数遍这个城市的灯，也没有一盏灯在等我，即使走遍这个城市的角落，也找不到我的家。幸而赣南家里的灯火始终在我的心里闪亮着，那灯火的温度，温暖着我的心。

记得那年在江西中医学院进修半年，儿子刚刚五岁，我对他非常想念。夜晚时分，对着那万家灯火，这种感觉尤甚。南昌的冬天非常寒冷，离家的日子更觉凄清。宿舍实在冷得不行，于是便与几个同学一起到老校区留学生宾馆开了一间房。宾馆对面是几栋教职工住宅楼，楼间距很近，都是很老旧的红砖楼房，只有四层左右。学院食堂的晚饭四点半开始，不到五点我就吃好了晚饭。那个黄昏特别寒冷，我手里端着一杯开水，站在窗前，也不饮用，主要是为了暖手。因为时间尚早，很多人家都还在厨房忙碌或者在餐厅吃晚饭。各个窗口都亮起了灯火，很是温馨。这灯光也使他们的生活尽收我眼底。我没有偷窥的嗜好，可是不知怎的，总想站在窗口看楼里那些寻常人家的日子。正对着宾馆房间窗口的一家人，男人正系着围裙在厨房忙碌，女人给他打下手，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也跟着大人忙进忙出的，不一会儿，就看见男人端了一锅汤水到餐桌上，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家在烫火锅，餐桌上早已放好了一个小电磁炉。女人进进出出端了好多菜品放在火锅四周，一家人围在桌旁，男人忙着往锅里加菜品，锅里热气大冒。隔着几十米的距离仿佛都能闻到锅里散发出来的香气。我的喉咙不自觉地蠕动几下，咽了几口口水。男人不断给女人和小孩盘里添菜，女人给男人倒酒，给孩子倒饮料。看着他们对饮，我这局外人的心也醉了。快乐着别人的快乐，幸福着别人的幸福，心里特别温暖特别激动，泪水竟然都下来了。他家餐厅窗口的灯光是那种温暖的橘黄色，这个窗口，这盏灯火下是一个温馨的故事，在寒冷的冬夜，温暖了我。

过东江大桥的时候，母亲打来电话，问我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我说在回学院的路上，在看一城灯火。母亲说她也在窗口看灯火，有些想念我了，还叫我早点回去，早点睡觉。我安慰了她几句后便挂了电话。母亲的身影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，让我的心因为思念而苦涩。这时候，这一城灯火突然让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独。此时，我在后悔，刚才打电话时为何不卸下我所有坚强的外壳，对着家乡的方向，对着电话里的母亲哀婉地说一句：妈，我想家了，我想家里那盏温暖的灯火，想灯下的你那慈祥的微笑了。

黄昏亦壮美

刘子玉

这些天，久旱无雨，天干物燥，人也烦躁不安。出去走走，散散心，看看久别的“夕照江景”吧。

深秋十月，寒风瑟瑟，落叶飘零。百花多已凋谢，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碎小花朵，在苍黄的矮树丛中，放着异样的光彩。我漫步江岸，欣赏江边晚景，也想寻得一缕秋天的身影。

江边高楼林立，商家摊铺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大街上，人来车往，川流不息，热闹非凡。然而，热闹繁华我无心顾及，宁静，才是我此刻所渴望的。我目不斜视，悠然而行。

轻步慢踱，我徜徉在林密叶疏的曲折小径。望着伫立风中的灌木，几丝感伤油然而生。春天的小径，林茂叶繁，花团锦簇，而此时，寒风轻漾，黄叶飘零。鲜花与落叶，繁荣与凋零，差别如此之大，对比如此鲜明。人生不也如此？从风华正茂的青春，到风烛残年的垂暮，繁华落尽终寂寞。只是当声名显赫、飞黄腾达之时，有几人能冷静？有谁愿意面对荣华背后的没落？世俗只青睐鲜花盛开的春景，而对萧条肃杀的残冬不屑。我心生郁闷，步履沉重。

低头沉思，缓缓步出树林，来到木栈桥上。栈桥曲折蜿蜒，九曲十八弯。我凭栏倚靠，静心观望，但见江水平缓，静静流向远方：几叶小舟停泊江边，随波微漾；裸露的沙滩上，几个人影在晃动；近岸的垂柳下，几个垂钓者注视水面，静待收获；远处残阳染红云霞，山下的小村中，几缕炊烟袅袅升起。多美的傍晚图画！却不知为何生出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这般诗句，为夕阳美景涂上了凄凉的色彩。也许是多愁善感的诗人，落魄失意，郁闷忧伤，一时兴起脱口而吟的吧。我看好这夕阳美景，赞赏这献身精神！鲜花能在凋谢之前尽情绽放，把最灿烂的瞬间呈献自然，岂不是壮美的吗？

仿佛打通任督二脉，心底豁然开朗，之前的郁闷烟消云散。

夕阳无限好，黄昏亦壮美！

